

旧影重现

人民画报

解放青岛我出过力

1949年6月2日,是青岛获得解放的日子,当时我17岁,有幸参加了青岛解放后的接收工作,让我终生难忘。

1949年春,胶东区党委集中4548名干部,分为政法、财经、教育、工业等大队,在莱阳的前后大埠等村进行集训。当时我被分配在六大队学习,我还兼做六大队的供给工作。集训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入城守则和纪律,按接收单位进行编队,分工负责熟悉被接管单位的情况和应注意的问题,要求“入城第一天,为了不打扰市民,所有入城人员一律不人民宅做饭,吃自带的咸菜和干粮,露天宿营”。

入城前,我负责给全大队的学员发放灰色粗布制服,入城时,每个接管干部都提前换上干干净净的灰色制服,排着整齐的队伍,跟随解放军大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

向市区进发。

我们走在通往青岛的大路上,见到路边成片的庄稼和果树长势良好。可是到了楼山,附近一些建筑物上布满枪弹痕迹已是清晰可见,山上暗堡群附近,农田里将熟的小麦成片倒伏,说明这里发生过激战。

进了沧口北卡子门,便是营子村,住宅多系平瓦房,到了沧口大马路,多是两层的楼房。沧口是青岛的工业区,我第一次见到橡胶厂直冲云霄的大烟筒。到达沧口时,天已经大亮。鲜艳的朝霞放射出光芒,照耀着、温暖着经过战争创伤的青岛。这时沧口大马路挤满了人群,有普通市民,有青年学生,他们手持标语欢呼着、跳跃着、歌唱着。

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“你是灯塔,照耀着黎明的黑暗”

“团结就是力量”等歌声,此起彼伏,共同感受着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喜悦。当我们一队摆开站在路边时,已见到许多地下工作者,到处骑着插着小红旗的脚踏车,沿街同入城军政领导联络。

不久,我们四沧区随军接管干部全都到升平路一处露天仓库里,大家把背上的柴草与干粮集中起来,炊事员的炊具安置妥善,中午,让每人吃上可口的饭食。当晚,我们被安排在原国民党四沧区分部办公室打地铺住宿,次日同四沧区人民政府一起,将办公室设在原伪四沧区公所,进行接管工作。

随着各部门被陆续接管,青岛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,企业、工厂、商店、学校陆续复工复产。1949年6月底,全市接管工作基本结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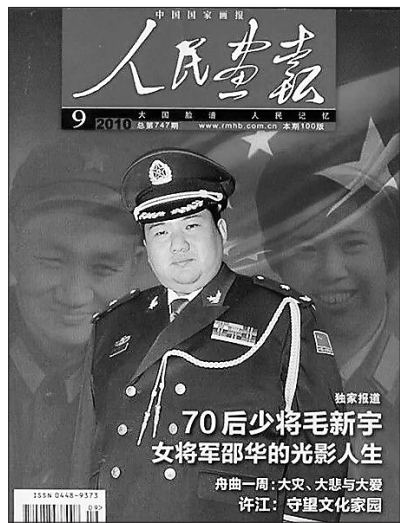
[山东·青岛] 王桂云



2010年第7期,胡锦涛情系老区。



2010年第8期,深圳特区30年专辑。



2010年第9期,70后少将毛新宇。

往事如烟

1951年1月,我随24军72师步兵连炮班来到朝鲜。第二年12月30日,我所在连队到达上甘岭,防守五圣山前方的597.9高地,兄弟连队防守537.7高地,两个高地像两把尖刀插向敌人,防止敌人进攻。

炮兵班主要是配合部队反击时进行火力压制和掩护,当时部队反攻行动时,常播放军歌鼓舞士气,反攻结束后撤时会播放《王大妈要和平》,主要防止部队迷路,让部队向着声音方向撤。《停战协定》签署后,24军撤往后方开始休整,我因在夏季反击战及炮兵支援作战中表现英勇,被朝鲜授予两枚立功纪念章,我也多次荣立三等功。

[江苏·扬州] 成玉福

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

1948年的一天,音乐家马可与我们几位文工团员来到佳木斯刚解放的一座工厂。一进入工厂,他就被熊熊的炉火、隆隆的机器声所吸引,看到一块块火红的钢锭在工人手中神奇般化为产品,马可很激动。

休息的时候,我们女文工队员为工人们演唱了《翻身五更》。一位老工人问:“你们有没有工人翻身的歌?给咱们唱一个。”“这个,我们还没有编出来呢。”马可面露窘色。这时,一位老师傅唱起了自编的《工人四季歌》。老师傅的嗓子有点沙哑,可是他的歌声却很有感染力,马可决心为工人编一首战歌。

回到住所,马可用二胡拉起《工人四季歌》的曲调,我们几个文工队员都围拢过来聆听。马可一边拉二胡,一边思索:“要做一名真正的革命者,不学习工人大公无私的品质

不行。我应该编一首歌颂他们的歌,可怎么编呢?”我们几个也七嘴八舌地议论着:“歌颂他们的生产热情。”“歌颂他们坚决、勇敢、热情、乐观的精神。”“歌颂他们改造世界的气派。”“真是伟大!伟大的力量!”“我看可以叫做《伟大的工人……伟大的力量》!”“不如干脆就叫《工人有力量》!”

我们几个人的热情议论让马可陷入沉思,欢快的曲调逐渐演变成热情的旋律。最后,大家强声唱了起来:“咱们工人有力量,嘿!咱们工人有力量!每天每日工作忙,嘿!每天每日工作忙,盖成了高楼大厦,修起了铁路煤矿,改造得世界变呀么变了样!”就这样,富有时代强音的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诞生了。

[北京] 徐晓燕

黄金团

樊希安/著

连载之154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这条路走不通,就思谋着走另一条路,不是说“条条大路通北京”吗?阎芳州在琢磨着通北京的路,琢磨着琢磨着,眼前突然一亮,要找的人不是远在天边,近在眼前吗?谁?连长王好。王好是从北京指挥部调过来的,在北京战友多、人头熟,又到处搞建筑、盖房子,一定和上面通过各种渠道能勾连上关系。王好人缘好,关系广,门路多,一

定能人托人把自己的信递上去。阎芳州对这一点坚信不疑。另一点坚信不疑,就是坚信王好也热爱这支部队,来了就很快融入进来,为基建出了大力,做出了贡献,一定会希望部队好,希望部队坚强团结,圆满完成三山岛金矿建设任务。从这一点出发,王好也会帮自己。还有,阎芳州从两人关系衡量,也就是看两个人的交情。

王好先到十一连当连

长,阎芳州接替王永学到连里当指导员,比王好晚到,两人配合不过半年时间。王好资格老,当连长早,在北京见过大世面。阎芳州提拔不算晚,但一直在机关当干事,后来又考上大学,刚到连当指导员不久,两人之间资历有落差。王永学当指导员时,资格老,级别高,王好处处维护王永学,一切听王永学的。王永学走了,阎芳州来了,情况发生了变化,王好摆起了老资格,在连里自个儿说了算,唱起了主角,把阎芳州当成了配角。对此,阎芳州开始有些不习惯,觉得连队两个主官级别一样,平起平坐,有事相互商量,怎么就一切听你的,我一个指导员处于服从地位?大凡知识分

子都有些较真、有些书生气,内心也有些不服气。但时间一长,也就习惯了。俗话说,家有千口主事一人,总得有个拿事的。细看王好,虽然“霸道”一点,但事事处处也是从事业出发的,处事是出于公心的。也就愿意配合他、乐意配合他。对王好的事业心、号召力阎芳州是服气的。但由于性格、阅历、受教育程度不同,看问题角度不同,阎芳州对王好身上的一些“做派”也有不同看法,甚至也有“腹诽”。比如,大爱和地方拉关系,弄得和三山岛建筑队队长龙大海、浙江工程小分队队长范兰亭,像“桃园三结义”似的,虽无歃血为盟,但也因盖房黏糊到一起,有点拉拉扯扯。还

认识了这两个队的一些女同志,比如龙大海的妹妹龙大秀、范兰亭的妹妹范兰枝,一次还给阎芳州开玩笑说:这两个女人都不错,老弟要是感兴趣,我给你保个红媒。阎芳州哼哈答应着,心里说:你自己离婚了,还没有女人哩,你自个先挑选吧!王好看阎芳州没吱声,以为没相中,其实是阎芳州烦王好拉拉扯扯。这两个女人他也见过,大秀山东妞为人豪爽,丰硕健壮,文化程度低一些,初中毕业就跟哥哥到了建筑队。范兰枝大学毕业,浙江人,细溜苗条,说话吴侬细语,两人环肥燕瘦各有特色。

待续